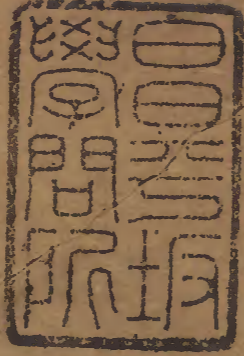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卅五



				九	漢
			二	二	書
		五	九	九	門
四	八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八	四	五	
〇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21)		
函號	298	265	



淵鑿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詩

綱領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爲
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
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
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
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

淺草文庫

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

者來理會。少閒只是說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會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卽於一詩之中。要

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此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
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處心看正文。久之其
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
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
詩。禮義在何處。王德脩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
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
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爲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
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
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爲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
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
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
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
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
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
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
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

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

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詩之興。全無巴鼻。

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

後人詩。猶有

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



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爲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

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辨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開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饗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

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二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爲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

文主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傳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曰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莆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

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繁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

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閒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閒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性情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旣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

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澀。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

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

戾辨之頗詳。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紉

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閒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遑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

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

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僞。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翫味。候髮鬚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

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閒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閒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

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

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

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

若以爲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爲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

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諡之美惡。有得惡諡。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諡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譏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詞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辯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

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爲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許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爲一鄉所疾患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

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

得罪於聖賢也。

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

於闔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旣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毋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

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
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
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
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
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
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
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
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
哉。惟卽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答陳體仁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
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
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
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於集傳中。引蘇氏
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
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
儒之意。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
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
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

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辯論非所敢也。答范伯崇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

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

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閒。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閒。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覓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

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麗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

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
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
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
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
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旣亡。無所
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
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
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
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
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
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
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
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
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
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閒洧外之人。而
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
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

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呂氏詩
記桑中篇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

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

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某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某序之。某不可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呂氏

家塾讀詩
記後序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

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某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書臨漳所刊四

經後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二編。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

翫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翫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以上文集六條。

國風

周南關雎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答何叔京文集。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沈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古說關雎爲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

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以上語類五條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

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

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卽便是名也。語類

穆木

問穆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語類

兔且

問兔且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詞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語類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

有獾狁。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以上語類三條

麟趾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云。卽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語類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語類

采芣

器之問采芣。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芣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語類

標有梅

問標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語類

何彼穠矣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語類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犯義也。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以上語類二條

邶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器之間。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

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
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
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
又分外好。以上語類二條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
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
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是耳。語類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嬀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
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
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
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
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
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歎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

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以上語類二條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語類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語類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語類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詞也。語類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語類

于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語類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瓏赫嘒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語類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語類

狡童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况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

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他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為憂忽之詞。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此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

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悞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用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語類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是塞於耳中。爲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語類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

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語類

豳七月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

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幽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幽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幽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語類

籥章之幽雅。幽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卽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卽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卽兩

章爲幽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幽雅。三章半爲幽頌。不知成何曲拍耶。答潘恭叔文集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卽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卽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

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以土語類二條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

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卽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語類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

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斯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以上語類二條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閒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語類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於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語類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

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

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以上語類

小雅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語類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詞也。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救。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

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翁。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竟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翫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

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以上語類二條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醢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醢。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醢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醢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以上語類二條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彫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

詞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領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

語類四條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

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翫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語類

出車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

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顛顛。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還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瘁耳。如此

却自平正。伯恭說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語類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語類

甲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

乎尋常之田矣。語類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語類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

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爲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語類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閒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他一個不好。少閒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

是何物。特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卽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以上語類二條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

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與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領之。語類

楚茨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

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語類

瞻彼洛矣

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韐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語類

苕之華

周家初興時。周原膍膍。萑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泔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語類

大雅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

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土
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
馬節之間。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
國自伐。以上語類二條

綿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
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
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
言軍勢益張。語類

棧樸

棧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
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
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
肉。衆客稱美之意。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
訓胡字。甚好。以上語類二條

皇矣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豪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語類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

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語類

生民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底意思。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闕之。若如

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領之。語類

假樂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此詩末章。卽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卽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以土語類三條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旣庶旣繁。旣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語類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爲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旣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語類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爲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旣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

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領之。類語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且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

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

見。以上語類二條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

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領之。語類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

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

切如磋。以上語類二條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語類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

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

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以上語類二條

頌

周頌清廟

問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

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曰此說是答潘子善○文集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

王說語類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

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語類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語類

魯頌閟宮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幽遷邵。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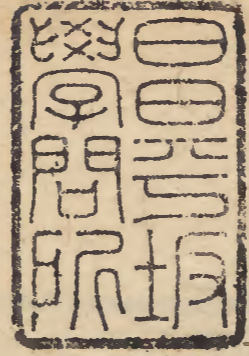
商頌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

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襄可作。語類

那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耳。若思其居處之類。乃致其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為齊也。未知是否。曰。鄭氏所引



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答吳伯豐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閒斷。語類

文心甲戌

